

积蓄力量再出发

□铁凝

在举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我们相聚北京，举行“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对陕西文学的大力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向在座和不在座的陕西作家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长期关注陕西文学发展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陕西历史源远流长，陕西文化博大精深，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为陕西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中，得天独厚的陕西作家，是最具实力的创作群体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创作的《创业史》《保卫延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等优秀作品，曾经感动过无数中国人，他们的探索和成就，深深地铭刻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土高原之上名家辈出，陕西的文学创作更加活跃，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冯积岐、红柯、吴克敬等等，都是为读者熟知的名字。陕西作家频频获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已经成为茅盾文学奖序列里的标志性作品。

时间过得很快，整整20年前，也是在北京，开过一个“陕军东征”的研讨会。那次研讨会我相信大家至今记得。陕军东征，这个军事化的提法包含着人们对于陕西作家旺盛创造力的赞赏和惊叹，他们带着他们的作品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的作品是沉甸甸的，沉到了时代生活的深处，沉到了人心的深处，因此他们征服了读者。今天，时隔20年后，陕西作家再次集结在这里，研讨会的主题叫做“再出发”，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文学创作永远在路上，一个作家，无论成就大小，他永远不会满足于他已经走过的路，他永远向着前方，积蓄力量，继续前行。“再出发”充满自我挑战的魅力就在于此。今天在座的，有20年前参加过那次“东征”研讨会的作家，也有的作家未曾参加那次研讨会，也已成就卓著，广为人知，今天当他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朋友心里都激荡着“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在他们面前，还有更为宏大的艺术目标、更大更好的作品，他们不仅是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创造发展。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座的还有一批年轻的朋友，对大家来说，他们的面孔或许还是陌生的，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异彩纷呈的才华。所以，今天的研讨会，是一次回顾，回顾陕西文学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成就和经

验，也是一次展望，探讨和展望陕西作家未来的艺术道路，在回顾和展望中，我相信，大家将凝聚起“再出发”的信心和力量，让陕西的文学走上又一个高峰四起的新境界。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想和陕西的年轻作家们说几句话。我想，今天坐在这里，你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你们感受着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但是同时，你们可能也会感到沉重的压力，面对身边的大作家、好作家，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会感到无力，会感到自己的轻和小。其实，我们和你们有一样的感受，不仅年轻时有，现在也有，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会感到，前边有人在更高的山上俯视着我们，这种俯视感有时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是，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不会被这种沮丧所压倒，相反，正是高山在前的感觉召唤着我们勇敢地去探索新路。在这个过程中，前辈作家的经验、他们对文学的赤诚和执著，都会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所以，今天的这个会上，我想我们应该重温柳青的“六十年一个单元”，重温路遥的“像牛一样劳动”，这是陕西文学一脉相传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年轻一代的陕西作家就一定能够走向新的更高的地方，陕西的文学就一定会代代有才人，奔腾不息。

借此机会，我还要特别向陕西的评论家们致敬。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创作和评论的相生相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笔耕”文学研究组到后来的《小说评论》杂志，陕西的评论家们营造了健康的、建设性的批评环境，胡采、王愚、李星、刘建军、畅广元等等，他们是作家的诤友，可以说，没有他们与作家们长期的激荡对话，就没有陕西文学的飞翔和奔腾。当然，讨论陕西文学，我认为，还必须提到在北京的陕籍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对家乡的文学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对拓展陕西文学的视野，阐发陕西文学的价值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可以说是文学陕军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坐在这个会场，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敬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新的壮丽前景。中华民族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进。让我们和我们的民族一起，再一次出发，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

(本文系在“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精彩的一部分

□贾平凹

社会的转型是每一个人的转型，国家改革是每一个人的改革。中国的改革经历过30年之后进入了“深水区”，到了决战冲刺时刻，我们的文学也在回顾过去的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确定今后的目标方向，部署新的工作和任务，这也就是召开“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的意义。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学陕军，再次出发”。即是说，在陕西有一个文学的团体，它曾经出发过，而且有过一次力量的喷发，但它不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固步自守，它还想动员起来，争取出彩。会议之所以在北京举行，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文学中心，某种意义上讲，犹如奥林匹克。再一点，陕西毕竟地处西北，陕西的作家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的长久了，或多或少就有了地方思维。

我的发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简略地讲讲我所认识的当下中国文学；另一个部分我想谈谈陕西当下文学。

我先说第一个主题：中国当下文学。

这个部分我谈三点。

第一、中国的改革还在深入，中国已有很多变化，中国还有优秀的作品出现。30年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的文学也得到了大繁荣。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而最早改革的却是中国的文学，当外国的各种思潮涌进来后，我们狂热地解读和吸纳，有了新的观念和思维，通过我们的作品又影响到了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扩大他们的眼界和胸襟，反过来再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中国的作家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已经血肉相连，像皮肤一样，你无法揭下来，揭下来就出血肉模糊。正是这样，才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

30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问题将更加复杂，它将为文学又一次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素材，这就期待着，也必然会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30年来优秀的作家和优秀作品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大有作为。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命运，这种命运也决定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文学品种。也就是说，我们是为这个时代、社会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笔来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它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一种责任。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在传承上完成了它向西方的学习。30年来，中国作家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对外国文学狂热地阅读，疯狂地借鉴，甚至模仿着，明白了文学应该写些什么，应该怎么写，一步步挣扎摆脱我们作品中的政治化和宣传化，逐渐回归到文学应有的规律上来，进入真正的文学河道。这个过程极其艰辛，几乎是三代人的前仆后继，终于改变了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整个社会对文学政治的、道德的评判体系和审美要求，才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但以整体来讲，可以说我们学习毕业了，有的学生是优秀的，有的学生及格了，有的学生还在及格线以下。

整体的学习如果说毕业了，那就应该开始自己的写作了。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不同于别的国家的中国文学，是中国特色的文学。特有的地域和特有的文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国情、世情、民情。在这样特有的国情、世情、民情下产生的中国文学，必然是独特的故事和另有情致的文字。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文学不但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将会是精彩的一部分。

第三、外部世界看中国文学往往挖掘文学中的中国政治，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政治的中国发现中国的文学。外面的世界在对待中国文学时太注重作品中的政治成分，而不注重或忽略了作品中的文学价值。这种现象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和更正。一方面需要中国深化改革后，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法制，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使社会逐步走向成熟和有序。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使国民的生命存在于更高层次，使这个民族更智慧更诚实更能担当，活得更有尊严。另一方面，是我们作家进一步提高我们作品的文学品质。天之所以高，在于它有日月星辰，地之所以厚，在于它能藏污纳垢，这天是人类的天，这地是中国的地。仰望天上的星空，写出地的污垢和污垢得以化作肥料长出各色的草木，这样的文学才有可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读出启示，读出兴趣。

中国当下的文学创造了什么，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事。中国并不缺少优秀的作家，要强调这种意识，企图有所作为。争取外边世界看中国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里看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同样，在政治的中国里看到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最期待的事情。

我谈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陕西文学。

第一，土地越耕种越长庄稼。陕西在历史上是辉煌的，而近代以前它衰弱败落，文学更是荒地。在上世纪30年代，作家只有个郑伯奇，他跟着鲁迅，还常年在上海。真正的作家产生，是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他们，然后是新时期文学的路遥、陈忠实、高建群、莫伸、王蓬、叶广芩、红柯、冯积岐、冷梦、吴克敬等人。这两拨群体，如果说丰产了两茬的庄稼，现在就是收获之后又在耕耘播种期待新的丰收。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二批作家大部分逐渐年老，接下来年轻的一拨作家数量很大，其中也有几位特别出色的作家，创作十分积极，但是和其他省市比较起来，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够多，这是陕西省委宣传部的焦虑，陕西省作协的焦虑，陕西省人民都在焦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过一句话：大树底下不长草。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后来不是就有了第二批作家成长大树了吗？现在又有一句话：陕西的土地乏了。这话更没道理。任何土地都是越耕种越长庄稼。人没有吃饭吃厌烦的，地没有长庄稼厌烦的。深耕耕种，关键是耕，但是我们深耕不够，陕西的土地厚实，而且肥沃，现在需要我们的深耕。

第二，有这样的品种，也要有那样的品种。上两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是写乡土题材的，其文学成就也是他们的乡土写作。但是，30年改革以来，中国发展工业城市化，虽然农村还占着广大的地域，但农村、农业、农民已经不是以前的概念。上两代作家要么出身于农村，要么长期生活在农村，这种出身和经历就决定了他们文学的品种。而现在年轻的作家大多出身于城市，生活在城市，再让他们去写乡土，他们没有那种天性和兴趣，他们也写不好。他们的特点是一从事写作，先是在文学营养上汲取了现代主义文学，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同转型社会同步的，一方面是社会的物质丰富，一方面矛盾冲突激烈，他们接受的既是现代的、繁荣的、先进的、时尚的东西，又是罪恶的、暴力的、变态的、荒唐的东西。他们应该写他们熟悉的想要写的东西。他们的品种和上两代品种不同，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支持老作家和中年作家继续写他们的乡土，另一方面对年轻作家要宽容，要开放，要保护，要促进他们写别的体裁。但目前陕西，因地处偏远，比不上北京、上海、广州的现代化程度，年轻作家写作的基地和环境还不怎么好，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作协应在这方面下些大力气，来帮助他们。

交流 关于《寻找巴金的黛莉》的通信

赵瑜先生：

你好！

经友人推荐，我利用两个晚上拜读了你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一书，边读边思，掩卷再思，实感此书值得一读，特别值得青年人一读。初拿到此书时，被告知是讲述一个曾与巴金有过交往、最后落根于西安的人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读完作品，不仅被书中巴金和黛莉的故事所吸引，而且被你的执著和真诚所感染，使我顿生给你写此信的念头。

你是一位作家，却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巴金给黛莉的7封回信，经过你艰辛的历史挖掘，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的部分历史、抗战前后的时代场景，描绘了那个动荡时期里一位爱好巴金作品的文学女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历程。我们不能肯定当时那个文学女青年的思想初衷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进步，但在巴金给她的回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迷惘动荡的社会里反抗封建礼教、渴望新生活、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青年人的心路。那个年代是国之将破、民族危亡的年代，富家千金黛莉小姐正是被巴金的《砂丁》和《家》等作品引起了共鸣，激发了热血，撞击了思想，遂给巴金先生写信抒发感怀。我们知道，《家》被称为时代的潮流、青春的象征，曾经唤醒了多少人，激荡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灵，至今都值得青年一代好好阅读。时代青春青年，时代更造就有志青年。虽然每个时代都会给青年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每个时代的青年人热爱生活的激情和不懈追求的勇气是共同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能够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那种追求真理、青春向上的精神，保持理想与朝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重任，走向社会，走进人民，共同实现中国梦、自己的梦。正因如此，我在多个场合推荐青年人读读这本书，回顾一下那个年代里有思想、有志向的青年人是如何珍惜时代、有所追求、不辜负时代的。

对于黛莉，我也感到惋惜，正如书中所写：“至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投身于对日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洪常青’式的指路人物。”她，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为了寻求光明四处奔波，最后走到壶口瀑布附近的黄河东岸，却没有再返过黄河。倘若她迈过咆哮的黄河，走向两岸，奔向延安，我想，她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

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合格的巴金研究学者。你说自己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但在我看来，你再现了巴金7封回信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并将其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清晰有序地娓娓道来，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谁能有

你这样的执著和认真？我认为，文学家也是洞察社会、凝练社会精神的思想家，能够用自己的作品震撼读者心灵、感染读者思想。巴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大家之一。他不仅用笔下的作品，也用他的人格和人生态度教育青年、教化社会。读了他的作品，理解了其中的内涵，会让人终生受益。他又特别谦恭温情循循善诱，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爱有加。他一生中曾给无数的读者回信，就像和黛莉通信一样，回答他们的困惑，拨开他们心头的迷雾。我记得他曾经在1991年给家乡的孩子回信中这样写道：“不要把我当做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他的这番表白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在1985年一次笔谈中，他曾说：“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这就是他人生的总结。巴金用平凡铸造了伟大的巴金精神，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财富，值得悉心研究，值得全社会推崇。

你是一位作家，在我看来你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方史志专家。你从巴金7封回信中理出线索，刨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从二四七兵工厂到坡子街210号到襄汾西贾村到宁武旺族，一直追到兰州、上海，直到西安，从赵黛莉到赵逢冬到赵少棠到赵廷雅、赵廷英到赵瑾直到赵梅生，绘就了一部完整的地方史志、地方人物志，勾勒出一部兵荒马乱时期人们逃生迁徙的真实记录。你这种执著的毅力和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值得地方志工作者学习。历史是人民的，人民创造了历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像黛莉一样的人，一生经历就是一部历史，尽管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但都刻有那个时代烙印的缩影。只要我们去伪存真，善于发现和挖掘，有扬弃的吸收，就可以演绎成一部启迪后人的动人故事。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朋友们。由于你们的辛勤劳作，才没有让一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曾经有过精彩浪漫青春的老人被遗忘。因此，我已经向多位影视工作者推荐，要他们主动和你联系，改编你的作品，拍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那一定会触动同龄人的心扉，也一定会有不错的票房。

祝好！希望你能够给更多的平凡人树传。

赵正永
2013年11月28日

你希望这本原著能够通过影视形式与更多的观众见面，引发更宽层面的读者关注，这当然也是原创作者的期待，更是这本小书的幸运。对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愿意为这本小书的拓展再尽一份力量。

在信息多元乃至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业已大不如前，而一个省的党政主管，向读者真诚举荐一部文学作品的事情，亦不多见。从信中得知，你在多个场合向青年人推荐这本书，寄语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追求真理，保持理想与朝气，保持热爱生活的激情和不懈追寻的勇气，走向社会，走向人民，此乃切中时弊之言，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祈愿。同理，没有文学的启蒙，也没有我们忧患的精神世界。

随后寄上一册小书。再致谢忱。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赵瑜
2013年12月5日于京

第三，关于生活与气息。我在这里谈生活，不仅仅是谈怎样深入生活。当然深入生活是个不朽的课题，没有生活你怎么样东西呢？陕西上两代作家，他们作品之所以优秀，就是深入现实熟悉生活，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气息虽然无法定义，但你能感受到它的气味、它的温度，它无时不在一呼一吸中，而你习以为常以为它不存在，它却正是你生命的全部，所以有了这种气息，作品才可能鲜活、丰满、深刻，有神经有血。我在这里谈生活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作品太受电影、电视、话剧的影响，具体讲，电影、电视、话剧毕竟不是小说。以我的见解，流行的电影、电视、话剧，它们的结构往往是以情节、人物来完成一个故事，小说应该是以故事、情节、人物来表现一段生活。

第四，要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庙宇，自己的对手。作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创作的能量，这种能量当然也有天生的，但更多的是后天修养所致。常说养浩然之气，有了浩然之气，方能风云大观。这种养，来自对现代性的学习，来自传统的继承，来自民间性的吸纳。谁做好了，谁的能量就大。有了大的能量，你不用挑选题材，而题材会选择你，你可以前瞻社会，引领社会，而不会被社会迷惑和左右。陕西新一代作家在能量的修养和储备上要有自觉意识，先下手者为强。长期在陕西，想办法多经见，摆脱地方习气，见多识广，才知道什么是美，才知道世上还有大小美，而不是在地方上得意，在小圈子里互相按摩。

要有自己的文学家园，知道我来自哪里，知道我该要什么，而不该要什么，知道哪里能使自己立足扎根，知道哪里是我的创作根据地。要有自己的对手，这对手或许是你认可的作家同行，或许是崇拜的对象，或许是评论家，无论他认可你或否定你，你要成长，你要写文学，可以说你就真的高大、大小、轻重，决定于你的对手的高低、大小、轻重。

以上是这些话可能说的不正确，但我说的是真话，也是我当下的个人认识，望大家指正。我再一次以陕西省作协主席的身份代表陕西作家向各位致谢，并以我个人名义向各位表示感谢。你们在几十年里为陕西文学出力鼓劲，作了大贡献，陕西第二代作家没有谁没有受到各位帮助指正的恩惠，陕西新一代作家要出发，请你们再为我们这个阵营培训和助力。